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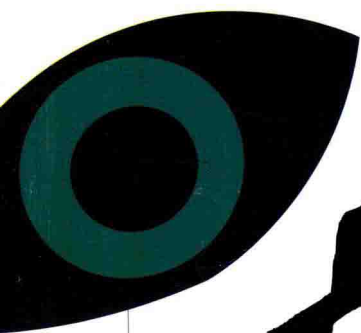


顾威

著

卧底记者

The ————○
Undercover
Reporter



卧底记者

顾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卧底记者 / 顾威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008-6781-4

I. ①卧…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2599 号

卧底记者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安 静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82916 (职工教育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996 (010) 82075964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上部



1

刚刚8点半，楼下接待室小米打来电话：“尔卓哥，楼下有个小美女找你。”声音不大，有点酸溜溜的。

过去，机关看管收发室的都是老头儿，改革开放后，机关大楼管理交给了物业公司，收发室也叫接待室。接待室的工作是接待进机关办事的人，关系到机关形象，因此，一般这个岗位的人选，都是年轻漂亮有气质的女孩子。小米白白净净，双眼皮、大眼睛，长得挺好看，因此，就坐在了接待室的接待位置上。24岁的小米，本来有对象，可到机关物业工作以后，看着机关干部又轻闲、又体面，待遇又好，心态就有了变化，很希望在机关干部中找到她人生中的“另一半”，于是，快刀斩乱麻，男友变成了“前男友”。

小米经过一番调查，掌握了机关几位光棍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民声日报》驻东江省记者站站长赵尔卓。物业公司的职工都是年轻人，除了经理以外，都比赵尔卓小，他们都管赵尔卓叫“赵哥”，唯有小米管赵尔卓叫“尔卓哥”，透着一种亲近，一点暧昧。

《民声日报》是一张很有影响力的全国大报，赵尔卓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因此，经常有一些人来找他。有请他去做报道的宣传部干部、有给他送稿的通讯员，也有找他上访的。

“请她上来吧。”赵尔卓对小米说。赵尔卓虽然每天一进机关就看到对他笑容可掬的小米，却从来没有多想。虽然自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他也没想过和一个看管收发室的，噢，现在叫接待室的女孩子谈恋爱。因此，小米冲他微笑他也以微笑回报，除了邮信、取报说上几句必须说的话之外，并不与小米多说一句，可怜小米落花有意，怎奈赵尔卓流水无情。

一会儿，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请进”，门开了，赵尔卓惊讶地站起来，“太漂亮了！”这是赵尔卓的第一反应。天生丽质、顾盼生辉、楚楚动人……赵尔卓脑袋里一下子蹦出好几个形容女子美丽的词。

赵尔卓这年30岁，还没有女朋友，在当时已经进入“剩男”行列了。母亲为赵尔卓的婚事特别着急，可介绍一个不成，再介绍一个还不成，不是人家看不上赵尔卓，就是赵尔卓看不上人家，反正目前还“单”着呢。母亲还特意找了一位“大仙”给赵尔卓算命，“大仙”说，姻缘就在今年，是位美女同行。赵尔卓还记得，大年初一，母亲非让他吃一匙荤油，说算命的说了，新年第一天吃一匙荤油，这年就可“发婚”。新年第一天其实是元旦，但老百姓看重的是春节，阴历大年初一才是新年第一天。一口吃一匙荤油，多难吃啊，但赵尔卓不敢违拗母亲的好意，折中了一下，提出用一匙荤油拌饭，母亲也同意了。赵尔卓家过去穷，因赵尔卓是老疙瘩、独生子，母亲格外疼爱，有时就悄悄地往他碗里放点荤油，赵尔卓很爱吃。

“我找赵尔卓老师”，美女说，声音轻柔，有点怯声怯气。

“啊，啊，我就是。”赵尔卓如梦初醒，有点语无伦次。

美女瞪大了眼睛，好像看见了一件什么新奇的东西，似乎又有点不相信：“您就是赵尔卓赵老师吗？”

“是呀，我就是赵尔卓，错了管换，要不，你看看我的记者证？”赵尔卓真的掏出了记者证。看到美女，赵尔卓变得活泼起来，说话也俏皮起来。赵尔卓记者证上的照片是他们报社特别善于照人像的女摄影记者枫枫给照的，看着又儒雅、又帅气，他很满意自己的这张照片，让美女看记者证，也是一种自我展示。

美女真的把记者证接了过去，认真地看了看封皮，又看了看里边，然

后把记者证还给赵尔卓，突然捂着嘴笑了：“看你写的文章我以为赵尔卓老师是位四五十岁的大叔呢，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不是大叔，是小哥哥。”美女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赵尔卓脸上扫了一下，抿上嘴，突然又捂着嘴笑了，可能是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玩。

眼睛一扫，一抿嘴，捂嘴笑，很惊奇的样子，赵尔卓觉得这小美女挺有意思，话也不自觉多起来。见着漂亮女人有热情，爱说话，这也是男人的通病：“是不是文章显得老气横秋的，像我这个人似的。”话虽这么说，赵尔卓却真的不希望美女说“是”。

“噢，让我看看”，美女一双大眼睛在赵尔卓脸上扫了扫，还歪着脖子看了看。赵尔卓也借机看了看美女。美女的发型好像是他上中学时常剃的“球头”，但肯定不是“球头”，因为喜欢剃“球头”的都是男孩子。赵尔卓小时候喜欢踢足球，因此就剃了个“球头”。当时，赵尔卓真叫不上来美女的发型，后来才知道，这种发型叫“蘑菇头”。这样的发型配上美女稍稍有点圆的脸型和一双灵动的、总带着笑意的大眼睛，时常往上翘的小嘴，一笑，左边脸上一个深深的大酒窝，看着好看又俏皮。赵尔卓本来不相信什么算命的，可美女一出现，他倒觉得算命的真称得上“小神仙”“赛半仙”。赵尔卓喜欢看小说，好多小说上写算命的，都有这些“雅号”。算命的“大仙”说他今年“发婚”，这不？来了位美女，而且是一位百里挑一，不，是万里挑一的美女。赵尔卓倒真的希望“发婚”的对象就是这位美女。别人有没有一见钟情的恋爱赵尔卓不知道，反正，他一眼就看上眼前这位美女了，心里暗暗地说：“我希望这位就是我的媳妇儿。”其实，这也不叫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是双向的，赵尔卓看上了这位美女，美女是否能看上他？对赵尔卓来说，还是个未知数。

“你的文章有思想、有深度，怎么也想不到是出自这么年轻的记者之手。你不知道吧，我可是你的崇拜者啊！”她从包里拿出一个自己装订的本子，递给赵尔卓，“你看！”赵尔卓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他发表在《民

声日报》上的文章，有消息、通讯，还有评论。“深刻”“见解独到”“语言幽默、风趣”“情节如同小说”……好多文章下有简短评语。

赵尔卓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报道有这么多优点，能得到这样一位美女好评，他感到很激动。

“喝咖啡吗？”那年头，咖啡还是新鲜玩意儿，赵尔卓这盒速溶咖啡是朋友从上海带来的。

“咖啡？挺讲究啊。”美女好像跟赵尔卓自来熟，开起了玩笑。

“一位朋友从上海带来的，我一直舍不得喝，等着贵客来。”见了美女，赵尔卓变得殷勤起来，也会拍马屁了。

“我是贵客？”美女很高兴，大大方方地接过咖啡，闻了闻：“听说喝咖啡提神，上高中为备战高考，让我爸托人给我买咖啡。第一个星期，喝一杯咖啡能精神一天，晚上都睡不着；第二个星期，白天挺精神，但晚上能睡觉了；第三个星期，一杯接一杯喝，结果上午一觉，下午一觉，晚上还照样睡，咖啡成安眠药了。”美女讲完后，自己“哈哈”大笑起来，可刚笑几声，又把嘴捂住不笑了，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肆无忌惮了，还有点不好意思。赵尔卓听着美女讲自己的趣事感到挺有意思，看着她情不自禁地大笑也觉得挺有意思，美女笑，他也跟着笑，可能这就是爱屋及乌吧。

“美女光临，喜从天降，怎么还不是贵客？”看美女不笑了，赵尔卓急忙笑着回答。赵尔卓眼睛不是很大，又有一点近视，因此，看人时比较专注，好几位朋友说他长了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很容易让女人产生误会。

“我叫冯晓晓，吉林大学研究生，快毕业了，现在《北方晚报》实习。老师讲课时，拿你的报道做过几次范文，正好我家就在天石市，因此过来看看我心中的偶像。第一次看到真人，原来是位大哥哥。”说话时，冯晓晓嘴角往上翘了翘，潜意识好像在说：“啊，就你啊，原来就长这模样。”

“终于看到活的了，原来就这小样儿，很遗憾吧。”赵尔卓说这话时，还有点担心她真的说遗憾。赵尔卓对冯晓晓一有了“想法”就变得敏感起来。

他记得冯晓晓先说他是“小哥哥”，刚才又变成了“大哥哥”，再过一会儿，他会不会变成“大叔”啊？

“嗯，挺遗憾。”冯晓晓故意郑重地点点头，忽然捂着嘴笑起来：“你笑死我了。”

“和你在一起真开心。”冯晓晓笑了一阵，又喝了一口咖啡，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赵老师，我上你这儿来还有点事儿。”

原来，东江省宣传部部长宋铁起的“衙内”承包了天石市建筑残土运输项目，为了提高运输效率，他们一出市区就倒，形成了垃圾围城现象，影响了市容，老百姓有意见，市长责成环卫局将垃圾排放问题管起来。可东山区4位环卫工在制止“衙内”的车队排放残土时被打伤，时间过去了半年多，“衙内”拒绝给补偿费，上告到法院，法院不给立案。找记者伸张正义，谁料，记者们义愤填膺地采访完，一篇报道也发不出来。冯晓晓在《北方晚报》实习，听说了这件事，愤愤不平，于是想起了赵尔卓。

赵尔卓心凉了半截，不是被权贵吓的，而是想到冯晓晓又是“剪报”啊，又是“崇拜”啊，又是暧昧的微笑啊，其实都是经过精心策划放出的诱饵，真实目的就是送他“上前线”，让他“堵枪眼”“炸碉堡”。

赵尔卓承认，严刑拷打他可能宁死不屈，可一用美人计他立马就能投降。他暗骂自己：中了美人计了。但也没有过分自责，他知道男人都有这个毛病，别的男人遇到美女也不见得比他强多少。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权势人物不好惹，他能行吗？对于这样有权有势的大官，赵尔卓也不愿意惹，知道惹了之后麻烦会很多。过去赵尔卓也写过和官员有关系的报道，往往还没写呢，甚至正在采访时，就有人打电话来，讲情、讲理、软硬兼施，反正千方百计阻止你发稿。稍稍考虑了一下，赵尔卓决定“上前线”，一是为了那几个受苦受难的环卫工，因为他的良心还在；二是心里还惦记着冯晓晓，不能在美女面前掉价。再说了，

假如冯晓晓还待字闺中，他赵尔卓还是有机会的嘛。见义勇为、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都是英雄、侠客所为，自古美女爱英雄，赵尔卓想当这个英雄。“冲冠一怒为红颜”，他要通过自己的英雄行为博得冯晓晓的好感，虽然知道有风险，赵尔卓也豁出去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2

4位被打的环卫工坐在赵尔卓和冯晓晓的面前。这里是东山区下属的一个环卫所，一个不大的小院，院里放着手推车、铁锹、扫帚、笤帚等清扫工具。正值7月，北方已进入炎热天气，从手推车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专门逐臭的一群苍蝇，一会儿飞起，一会儿落下，尽情享受它们的美好时光。

介绍情况的环卫工叫姜银花，40多岁，东江省劳动模范，临时担任制止垃圾围城现象执法队队长，也是被打得最重的一个。其他3位都是男的，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

“那天是1月12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能是想起那天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姜银花刚说了一句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赵尔卓瞥了一眼冯晓晓，她已经开始掉眼泪了。“一个心太软的女孩子”，赵尔卓知道，好为别人的事儿掉眼泪的女孩子都善良，这让赵尔卓对冯晓晓的喜欢又增进一分。

“那天，先来了3辆重载翻斗卡车，就在一出城的路边，一辆已经卸完，另外两辆正准备卸，我们4个人向他们出示证件和市政府关于禁止在城边倾倒垃圾的通告，他们看了看，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可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了两辆卡车，上边坐了好多人，每人手里都拿着镐把，下车就打，我们都被打趴下了。因为我是队长，冲在最前边和他们讲理，打我的人就多，他们挥舞镐把打我时，我本能地用胳膊、手挡，结果我的右胳膊和右手中

指被打断。他们3个人一个胳膊被打断、一个手腕脱臼、一个轻微脑震荡。他们打完就想跑，为了留下证据，我死死地抱住一辆汽车的前保险杠不放，告诉他们，想跑就从我身上轧过去。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往前开了几米，汽车拖着跑出去了几米，司机看我不放手，不敢开了，我们扣下了这辆车，报了警。”

“这还是法治社会吗？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如此向执法人员行凶！”赵尔卓惊愕了、愤怒了！然而，更令他愤怒的事还在后边。

姜银花说，没过一会儿，东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田野和“衙内”一起坐吉普车来了，后边还跟着两辆警车。姜银花他们被推上了警车，带到公安分局，打人者坐上卡车呼啸而去。在公安分局，田局长与“衙内”在办公室喝着茶、聊着天，4位被打者在走廊痛苦地呻吟着。过了好一会儿，田局长出来了，告诉姜银花：“你们住院去吧，一切费用小宋承担。看病实报实销，出院后再给你们赔偿10万元，怎么样，可以了吧。”

姜银花本不想签字，她认为，对这帮打人行凶者必须绳之以法，尤其是对这位仗势欺人的“衙内”应该判刑。可和另外几个人一商量，他们对这种解决办法完全同意。姜银花说，他们都是农村人，家里穷，又没能耐，才出来干这个城里人根本不爱干的环卫工。10万元，一人能分25000元，够在农村盖三间大瓦房了，自己虽受点苦，但能得到这么多，他们觉得不亏。

4个人开始住院治疗，10天后，其他3个人出院了，姜银花因为被打得最重，就多住了一星期。出院后，他们去找“衙内”要那10万元，但根本找不着人。去找公安分局那位副局长，副局长很不满地对他们说：“我费了很大劲给你们调和，没让你们吃亏，已经仁至义尽了，你们也和解了，在调解书上也签字了，怎么还找我？再去找他吧。”

姜银花不得已到法院起诉，可法院迟迟没有立案。姜银花说，有人出主意，让她找记者，说现在一些人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报道，于是，他们找了市内5家新闻单位。姜银花洒泪诉说，说得记者一个个义愤填膺，

可回去后却没了下文，他们有人悄悄打电话告诉姜银花，宣传部给各家新闻单位打了电话，谁都不准发稿。

“没地方说理啊！”姜银花粗粗地叹了口气。“我又和这几个人商量，到省委喊冤，如果不解决，就以死抗争，可他们谁都不敢去。”姜银花的喘气声越来越大，先是抽噎，然后是小声地哭泣，很快，变成了号啕大哭，那哭声像受伤的野兽的哀嚎。

冯晓晓已经泣不成声了。其他3个人也都在抹眼泪。

赵尔卓也哭了，不断地用手擦眼睛，冯晓晓递过来一张纸巾，赵尔卓也没顾得上看，又擦眼睛又擦鼻涕。

赵尔卓没有当场表态，尽管激动，尽管从感情上已经站在了环卫工一边，但他还有当记者的起码素养，知道这么大的新闻事件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必须多方面采访印证。

赵尔卓和冯晓晓又来到东山区环卫局，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副局长，叫辛文革，头发稀疏，又瘦又矮，从名字和相貌上看，他有50多岁，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初生人，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时人人都比着看谁更革命，不仅大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还兴起了改名风，估计辛局长就是那时改的名。

辛局长对他们的采访一点都不热情，坐在那把身子一动就吱吱响的破椅子上屁股都没抬，更不用说张罗倒水沏茶了。

赵尔卓说明了来意，掏出了笔记本，准备记录，这是他当记者的习惯。

辛局长看看赵尔卓，又看看冯晓晓；看看冯晓晓，又看看赵尔卓，好像是在揣摩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又好像对他们的身份有所怀疑。赵尔卓递过名片，还拿出记者证让他看。他拿着赵尔卓的名片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脸抽搐了几下，问：“你能报？”赵尔卓点点头，冯晓晓又补充了一句：“赵老师是中央大报的记者，不归东江省管。”

“没人拿我们扫大街的当人啊！”辛局长深深地叹了口气。“这要是

领导的孩子挨打，能这样吗？”辛局长除了介绍姜银花他们挨打的情况外，又阐明了环卫局的态度和要求：一、严惩打人凶手；二、按调解协议承诺兑现赔偿。他说，事情发生后，他们就给市环卫局打了报告，但没有下文。

赵尔卓和冯晓晓又去了东山区公安分局，直接找那位叫田野的副局长。那时记者很有点地位，尤其是大报记者，不用说采访公安分局副局长，就是采访省市领导，事先打个招呼也能安排。田局长一见赵尔卓他们，还没等提问，就先说起来，一副怒不可遏的表情：“太不像话了，打了人，该给的赔偿不给，就溜之大吉，连个人影都见不到。”田局长告诉赵尔卓，找了小宋很多次，也没在家、没在本市，不知道跑哪去了，他们一定千方百计寻找，争取让他早日归案。

一口一个“小宋”，可见关系不一般。

姜银花打来电话，请赵尔卓和冯晓晓吃饭，态度非常恳切，赵尔卓答应了。而后，姜银花再次打来电话，告诉他辛局长也要参加，请赵尔卓务必赴宴。

从东山区公安分局采访回来，赵尔卓一连接了三个电话，头两个电话是威胁，后一个电话是省报一位同行打来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言明利害，一言以蔽之——别管这事儿。赵尔卓谢过对方好意，并说一定会认真考虑其意见。

两个威胁电话话说得都挺狠：“你以为你是谁啊！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想要你胳膊拿你胳膊，想要你腿卸你腿！”“不想活了！不想活就成全你！”

说赵尔卓不害怕那是假的，他真害怕了。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民声日报》也有过把权势人物拉下马的光荣历史，可那是上边授意，有上边领导撑腰。一个记者站小记者“犯上”，结局如何，谁也不好说。可赵尔卓虽然害怕，但也不好意思退缩。退了，他在冯晓晓心目中的形象立刻轰然倒塌，那他俩肯定是彻底没戏了。此外，还有记者的良心、姜银花和那3名环卫工的眼泪、辛局长无奈的眼神……都说性格决定命运，非常

有道理。如今，美女的诱惑、被打者的屈辱以及被打者单位领导心中的不平，都使赵尔卓不能退却，让他感受到了“逼上梁山”的滋味。

《制止垃圾围城被打应付赔偿拒不兑现多处告状无人理睬——东江省劳模姜银花挥泪哭诉环卫工人执法遭遇》一稿很快在《民声日报》一版见报。这篇报道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天石市。首先是几家本地媒体同行打来电话，称赵尔卓替他们出了口恶气。接着是天石市工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打来电话，说姜银花曾到工会上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尤其是维护劳动模范合法权益，是工会的第一职责，他们把情况向有关部门如实作了反映，并提出处理意见，然而，他们的情况反映犹如石沉大海。《民声日报》把这件事曝光了，替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伸张了正义，做了工会应该做但没有做成的事，他代表市总工会感谢记者。

打电话的人肯定只是个一般干部，如果是市总工会领导或者是中层干部，赵尔卓大部分都认识。这位一般干部的电话是不是领导授意，赵尔卓没有调查，也不想调查，反正听好话总比挨骂舒服。

这篇稿见报第二天，姜银花收到了应该补偿给他们的10万元钱。不是“小宋”送的，不管谁送的，反正钱给了，这篇报道起作用了。

吃饭的地方安排在东山区一家门脸儿一般的饭店。东山区是郊区，不如市区繁华，自然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饭店。再说，环卫局又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部门，去太好的饭店他们也没这笔钱。赵尔卓不挑这个，他知道，环卫局一定要表示一下，这是他们的心意。

傍晚5点，赵尔卓和冯晓晓到了，他们是打车去的，因为东山区离市区比较远，骑自行车不方便。再说，《民声日报》为方便记者工作，给每位驻站记者每月报销300元出租车费，赵尔卓可以打车。

辛局长他们先到了。赵尔卓和冯晓晓一进包间，就看到他们5人站成一排，辛局长大声喊道：“向我们的恩人鞠躬致谢！”包括辛局长在内，5个人向赵尔卓和冯晓晓深深鞠了一躬。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礼大了，礼大了。”赵尔卓快步走过去，对辛局长做了一个扶起状。因为辛局长从年龄上少说也得比他大20岁，一个长者给他们行如此大礼，赵尔卓真的感到不好意思了。

菜已经点好，上得很快，多是大鱼大肉。郊区在城里人眼里就是农村，而像东山区环卫局的环卫工基本都是农村人。农村人招待客人讲究实惠，上大鱼大肉在他们看来那是最实惠、最讲究的了。

“半年多了，第一次这么痛快，大恩不言谢，我干了这杯”，一杯白酒，足有1两，姜银花一口干下。

“我们环卫工，大部分是农民工、临时工，是一帮最没能耐的人，谁有能耐还干这活儿啊？我们就是社会的最底层，挨打、挨骂，那是家常便饭。被车轧、撞伤了、撞死了，也就赔个几万元，还说是照顾我们，因为我们没上工伤保险。环卫工的命不值钱啊！今天你帮了我们，给我们讨来了公道，感谢，真的感谢啊！”一杯白酒，辛局长也是一口干下。

那天，辛局长喝大了，姜银花喝大了，3个环卫工也喝大了。

赵尔卓平时不喝酒，可那天也喝多了，说了好多慷慨激昂、感人肺腑的大话：“过几天，我上你们那儿进行深入采访，把环卫工的困难告诉全社会。我们当记者的，解决不了多少具体问题，但我们可以呼吁，我就为你们呼吁！要让全社会尊重我们这些‘马路天使’，尊重我们这些‘城市美容师’！”

“太好了！我们聘你当我们的名誉职工。”辛局长激动地说。“我就做你们的名誉职工，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谁再欺负你们，就给他曝光！”赵尔卓豪情万丈。这种场合，有酒助兴，谁都容易激动。